



马来与马华文化交流推手——以陈妙华为例

An Advocate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Malay and Chinese in Malaysia: A
Case Study of Chan Meow Wah

洪韶瑾

ANG SHAO JIN

21ALB01921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UNE 2024



马来与马华文化交流推手——以陈妙华为例

An Advocate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Malay and Chinese in Malaysia: A
Case Study of Chan Meow Wah

洪韶瑾

ANG SHAO JIN

21ALB01921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UNE 2024

目录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动机	2
第二节、 研究综述	4
第三节、 研究方法	5
第四节、 研究难题	6
第二章 译者角色：陈妙华的华马翻译事业	7
第一节、 陈妙华生平纪事与译作关系	7
第二节、 陈妙华译作与伊沙·卡玛里小说的渊源	11
第三节、 从陈妙华创作与译作看译者身份认同	14
第三章 编辑角色：陈妙华编辑下的《马来语月刊》	16
第一节、 《马来语月刊》的创作和翻译栏目	18
第二节、 《马来语月刊》的语言和文化栏目	20
第四章 结语	23
参考文献	25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Shaojin

姓名：洪韶瑾 ANG SHAO JIN

学号：21ALB01921

日期：2024年9月6日

论文题目：马来与马华文化交流推手——以陈妙华为例

学生姓名：洪韶瑾

指导老师：黄丽丽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华马文学开端可追溯至土生华人的马来创作和马来翻译，然而马来文学的翻译不仅限于土生华人，早在 50 至 60 年代初期就已有华马工作者在华社间积极翻译马来文学，并推动马来语的学习。本文会以陈妙华为研究对象，探讨陈氏的生平经历和翻译事业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译者在译本上的抉择。此外，陈妙华继《刀尖下的生命》之后，再翻译的长篇马来小说皆是伊沙·卡玛里（Isa Kamari）的作品，本文将会分析伊沙小说的主题思想，推测陈妙华的翻译动机，再进一步探讨译者的身份认同。

陈妙华不只是在马来文学翻译方面贡献卓著，她还担任《马来语月刊》的编辑，其编辑工作长达八年之久，直至《马来语月刊》宣布停刊为止。故此，本文也会分析陈氏如何将自身的编辑理念融入到月刊的内容当中，再指出陈氏编辑下的月刊如何帮助华社学习马来语，以及促进华马两族文化之间的交流。

【关键词】 陈妙华、华马文化交流、华马小说翻译、《马来语月刊》

致谢

在写这篇致谢词的时候，就意味着我在中文系的三年即将画上句点。在此，由衷地感谢在这条路上支持我、帮助我、鼓励我的每个人。

首先，我想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黄丽丽老师。感谢丽丽老师在论文方向、选定题目、内容方向等都给予我耐心的指导，让我的论文方向逐渐明确。在此，也感谢丽丽老师每回课后不厌其烦地和我商讨论文的内容，指出问题并提出更好的建议，让我的论文能够更加完善。最后，再次感谢老师的关怀和提醒，让我能够顺利提交论文题目并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我的毕业论文。

此外，我还要感谢陪在我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他们的鼓励与陪伴让我更有动力去完成我的论文。在此，谢谢我的家人、院系老师与同学，感谢你们在这三年给予的指导、陪伴和帮助。愿我们在下一段学术旅程中再次相遇！

最后，感谢自己的选择，感谢自己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份论文。感谢自己在这段旅程中学会面对自己，找到更好的自己。

第一章 绪论

“自从马来语成为星加坡与马来亚的国语以来，马来文学已开始为非马来人所注意了。华族文化工作者已把现代马来文学译成华文。因此，华人已能熟悉与阅读到战后马来作家所创作的短篇小说与诗。”¹摘自《马来语月刊》第七期转载社论〈把华族文学译成马来文的努力〉。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文化民族的国家拥有着多元的种族、文化习俗及语言，自然存在着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只要存在着不同语言的文学，就必定会有翻译文学的诞生。所谓翻译文学是指将一种语言的文学作品译成另一种语言。一般来说，翻译文学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打破偏见的同时还可以促进跨文化的对话，最重要的是推动文学的传播、文化的交流和人类的共通性。举例有马来现代文学之父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的代表作《阿都拉传》和《文西阿都拉吉兰丹游记》、A 沙末·沙益 (A. Samad Said) 的长篇小说《莎丽娜》(*Salina*)及沙农·阿末 (Shahnon Ahmad) 的余烬 (*Rentong*) 皆纷纷被译为中文，有些被翻译后得以在中国出版，而有些还被翻译成英文等各种语言。事实上，马来（西）亚很早便开始华马翻译的活动，其翻译源头可追溯回 19 世纪的殖民时期，只是因为缺少关注而鲜为人知。在马来半岛，最初涉及文学翻译的是海峡殖民地的土生华人或峇峇(Baba)社群，可追溯到的最初译本于 1889 年出版。²不仅，有些土生华人在 1950 年期间更是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等翻译成马来语。

马来文学的华文翻译大约在 1950 年代左右开始，其根本可追溯回陈妙华翻译阿末·穆拉德 (Ahmad Murad Bin Nasruddin) 的《刀尖下的生命》(*Nyawa Di Hujung Pedang*)，是现代马来小说的第一本华文译本。陈妙华可说是马来长篇小说翻译的开创者，自此后马来文学便开始被译介到华人社会。不单如此，陈妙华还曾担任《马来语月刊》(*Majallah Bahasa Kebangsaan*)的主编，后也与先生杨贵谊 (Pak Yang) 参与词典

¹ Abdullah Hussain、鲁白野编，《马来语月刊》第七期，（吉隆坡：马来文化促进机构，1960），页 4。

² 黄丽丽，〈未竟之业——华、马翻译文学的发展与成果〉，《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页 465。

编撰的工作。笔者认为陈妙华不仅仅只是喜欢翻译文学和热爱创作，她无形中还推动华马翻译，促进华马文化之间的交流。故此，本文将以陈妙华为主要研究对象，整理陈妙华所翻译过的马来文本并分析她的生平经历与译本选择之间的关系。再者，陈妙华的翻译作品里伊沙·卡玛里的小说占大多数，本文也将针对这点一探陈氏在翻译伊沙小说上如何体现自我的身份认同。除了译者的身份外，陈妙华在《马来语月刊》担任编辑长达八年。基于此，本文会在介绍《马来语月刊》背景的同时分析陈妙华作为编辑对月刊内容做出的改变，以及她如何将个人的理念融入月刊的内容中。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动机

“翻译华马”指的是华文与马来文的双向翻译，包括华文译成马来文，以及马来文译成华文，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素，翻译马华主要由华人负责，尽管也有一些巫裔翻译者，但人数不多。³从翻译文学这一点来看，华社已经不单是为了在这篇土地上生活才学习的马来语，他们更多是想促进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让两种文化在民族之间得到相互的推广。不仅如此，华社推广马来语文和翻译工作是从多方面着手的，除了上述短篇小说、诗歌、戏剧、班顿和长篇小说，在华文出版物里，还能阅读到大量的有关马来谚语及专论性的翻译文章。⁴例如《马来语月刊》（1960-1970）和《国语月刊》（1961-1964）皆在世界书局与上海书局出版，这两大报刊的存在时间没有其他报刊来得长，但它们曾刊载大量马来诗歌译作，为华马译介交流贡献力量⁵。此外，笔者也在偶然的机会之下接触《夜行：台马小说选译》这本书，书里提到：“台湾文学的马来文翻译，迟至1987年才起步……在马来文主流报章《前锋报》（*Utusan Malaysia*）每日连载李昂的中篇马来文翻译《杀夫》（*Bunuh Suami*），迄同年五月十四日刊载完毕共四十二期。”⁶这段话引发了笔者的思考，既然台湾文学早在80年代便逐渐被译成马来文，那马来文学又是从何时开始被翻译成中文的呢？由此，笔者以跨文化翻译文

³ 吴小保，《思想末罗游：华马文史散论》（雪兰莪：文运企业，2021），页142。

⁴ 杨贵谊，《华马文化论丛》（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页119。

⁵ 杨贵谊，《华马文化论丛》，页119。

⁶ 庄华兴、张锦忠主编，《夜行：台马小说选译》（台湾：国立台湾文学馆，2017），页12。

学为切入点，追溯回翻译华马文学的开端，找到了陈妙华在 50 年代翻译的《刀尖下的生命》，第一部被译成中文的马来现代小说。

马来语是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是马来民族的母语，也是马来西亚人民必学的语言。虽然马来语是我国的国语，但许多华人子弟对马来语却不以为然，有些华人对马来语甚至产生一种强烈的排斥感，认为马来语的实用性不强，所以他们不愿意学习。正因为如此马来西亚华人的马来文程度正逐渐降低，殊不知早期的新客华人却是主动学习马来语的那一方。根据华马翻译史的记载，土生华人最先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成马来文，让马来人有机会接触中国文学，到了 1950 年代马来文学开始被华人翻译成中文并推介到华人社会里，华社还翻译有关马来人文化习俗的书籍，如《马来人风俗》、《马来丛谈》和《马来风俗与文化》等，而后也开始有了马华文学被马来翻译的现象。马来语学习的热潮也发生在 50 至 60 年代间，在国家独立之际，马来语成为马来西亚的国语，华马工作者为了能让华人有机会学习马来语便创立了许多刊物如《马来语月刊》。陈妙华是该月刊的主编，在接手编辑工作初期，她能够顺利恢复月刊的出刊，并为月刊带来更多元的内容。

纵观华马翻译的文学作品以及马来语刊物，笔者发现陈妙华在这两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参与。陈妙华，（Chan Meow Wah），曾用过的笔名有丁娜、白霞、Tinoh Chan 等，是新马华裔马来文化工作者。陈妙华在这六十年间翻译的文体不仅限于长篇小说，她还翻译短篇小说、报章社论、散文等，在主题上除了马来民间故事外，也有中国民间故事和新加坡及印尼社会历史相关的文本。如上述提到的《马来语月刊》仅存续了十年，而这十年之间陈妙华担任主编的时间就有八年。显然，她对月刊做出的贡献与月刊能够在市面上存活十年之间肯定有莫大的关系。陈妙华出生于中国广东，在十岁那年随母亲南下生活，后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在马来亚期间，她自学了马来语，成为华马文化工作者之一。关于这点，陈妙华是“五十年代作家行列”（Angkatan Sasterawan 50）唯一的华人，这就凸显她在华马文化交流上的独特地位。她不仅是翻译马来文学和编辑月刊，还会用马来文创作，撰写《马来文坛群英》让华社认识为马来新文学做出贡献且积极支持民族独立的马来作家。综上，笔者认为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研究马来长篇小说翻译的开创者，整理她的生平与译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讨其如何通过翻译文学体现自我的身份认同。此外，笔者还会探究《马来语月刊》的背

景与陈妙华在担任主编期间对《马来语月刊》的编辑理念，分析她对月刊内容带来的改变如何推动华马文化的交流，以及让华社能够更好地掌握马来语。

第二节 研究综述

在笔者回顾前人研究的文献中发现，极少有人专门针对陈妙华的华马翻译展开研究，因此笔者决定将文献回顾的范围扩大至华马文化交流的研究。首先有杨贵谊主编的《华马文化论丛》(*Himpunan Makalah Kebudayaan Cina-Melayu*)一共分作四辑，从译介、词典、语文等方面记述早期有关华马文化的活动，其中包括华、马译介变流的演变等，这里也详细地阐述了早期译介交流的意义。另外，该书记载了一些马来文学被华译的翻译作品，还记述了马华文学中的马来语文翻译作品。

在考究华马文化交流时，笔者发现吴小保是研究这一方面的主要人物，其出版的《思想末罗游：华马文史散论》也是主要参考书目之一。《思想末罗游：华马文史散论》把华马文化交流的发展分成好几个部分去谈，如历史与思潮、人物、翻译、语文、文学。在语文和人物的部分提到陈妙华与《马来语月刊》，主要论述陈妙华接触《马来语月刊》的契机与其刊物的功能和宗旨。在翻译的部分也提到了马来文学被华译的概况，并指出马来西亚翻译与图书院成立以来所翻译的马来文学。关于《马来语月刊》这一点，吴小保在〈马来西亚华社国语运动中的“马来语文斗士”——以《马来语月刊》为个案〉作出的论述更加清晰，阐述了该月刊创办的初衷、其创办的理念与编辑，还上升至马来文斗士的定位，着重介绍了陈妙华、杨贵谊和鲁野白等人。

再者，《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的第十一个单元〈多语、多元与华马文学〉里皆有收录关于华马文学翻译的文章。虽然该主题的文章篇幅不如书里其他单元来得多，但从〈狭缝中的华人国语文学〉以及〈未竟之业：华、马翻译文学的发展和成果〉能够一窥华马文化交流的历史，还能为华马翻译文学的未来与困境提出一些思考。

最后，笔者也翻阅了许多书籍尝试寻找有关陈妙华的自传介绍，最终在两部传记里寻获一丝结果。首先在《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里杨贵谊的自传篇章有着关于她妻

子陈妙华的简介，但这段简介只是从杨贵谊的家人这点出发论述，只记载陈妙华的笔名、作家的身份、职业和一小部分的作品。其次在《新加坡华文作家传略》里有陈妙华单篇的个人介绍，但同《华人志》里的一样，只是说明她的出生、职业生涯和译作。这两本传记都没有简述陈妙华个人的出生、求学经历、职业历程等，另两本传记也同样没有陈妙华翻译作品和文学作品的完整列表。笔者最终是在《联合早报·口述历史》的网站上找获有关陈妙华出生经历和职业生涯的完整采访，该采访不仅有文字记录还有语音文档供后人参考了解。另外，该访问是笔者所有文献资料里介绍陈妙华出生经历最详细的一个版本，与前两者不同的是通过这段采访可以得知陈妙华本人对当时历史事件的感受和看法以及翻译小说的文本选择和理念。故此，这段电子档的访谈会比前两者来得更有价值。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文将论文的方向定在了陈妙华在推动华马文化上的贡献，着重研究陈妙华这一生在华马文化上所付出的贡献及整理她所翻译过的马来文篇章。笔者主要使用文献研究法，收集一切有关的资料进行分析和细读。笔者认为在研究陈妙华个人的贡献之前必须先了解华马文化、再进一步了解华马翻译史。再者，华马翻译的工作涉及的人物和文本是非常之庞大，笔者认为众多马来文化工作者和翻译家们会相互影响，因此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翻译作品和翻译动机也是有必要的。为了能够更详细了解作者、文本和译者之间的关系，笔者也会对原作者进行一定考察，以便能更好地了解其作品的主题思想。

其次，笔者在进行研究时也将使用文本细读法为辅助方法，主要是对陈妙华所翻译的马来文学进行仔细的阅读，了解每一个翻译文本的故事、中心思想、反映的社会意识等，以便能更好地理解陈妙华在翻译文学上的选本思想以及翻译动机。不仅如此，笔者也特意到华社研究中心借阅《马来语月刊》，通过细读法查看月刊在陈氏编辑前后的不同，并从中分析出陈氏的编辑理念。

第四节 研究难题

如前文所述，笔者的论文重点在于马来西亚华马翻译某个时期段的研究，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的研究是个相对小众的研究范畴，加之其发端迄今只有 50 年之余，属于较为新颖的题材，因此前人的研究寥寥无几，主要参考书目可谓少之又少。除此之外，像序言里提到的《马来语月刊》、《国语月刊》等存在的时间分别只有十年和三年，要想找回月刊的原印件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其次，在阅读陈妙华个人简介里提到她一共翻译了 12 篇以上的马来文文本，但截至笔者目前的研究只能找获部分的译文，如《河上风云：马来短篇小说选集》、《一片热土》、《喇哇：白礁岛悲剧》和《悲君统治》，其余的译本还未找获。然而，相比起上述提到的难题，笔者认为本文研究最遗憾之处在于无法亲自访问陈妙华女士，无法了解她自学马来语的过程，只能通过前人所做的研究和采访了解陈妙华的个人思想，和仅有的文献推测她的翻译动机与她当时编辑《马来语月刊》的情况。

第二章：译者角色：陈妙华的华马翻译事业

论及陈妙华在华马文化上的付出，其作为译者的贡献最为重要。陈妙华将自己大半生的时间都给予华马翻译，因此本章节将探讨陈妙华的生平纪事与她的翻译事业之间的关系。加之，在陈氏的译作年表里，伊沙·卡玛里（Isa Kamari）的小说最常被她翻译出版，故此本文也将着重论述伊沙小说的主题思想，并从其主题寻找陈妙华的翻译动机。

第一节：陈妙华生平纪事与译作关系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马来亚和新加坡正处于建国初期，为了能够早日为国家争取独立，政府极力推动民众学习马来文，因此当时新马两地的人民掀起了学习马来文的热潮。华人作为两地的重要族群之一，不仅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还在文化与教育的领域上颇有贡献。然而，除了捍卫华文教育外，还有一部分华人正积极推动马来文的发展，将马来文带入华人社会里，让更多的华人有机会接触学习马来文，这一群人我们称之为华马工作者。《刀尖下的生命》（*Nyawa di Hujung Pedang*）是第一部翻译成华文的马来小说，该小说出版于 1946 年，中文译本则是在 1959 年出版。作为这部小说的译者，陈妙华可谓是华马文化交流的先驱，她不仅负责翻译小说，在后来也尝试用马来文创作，还整理一些华人的马来创作出版成书。

大约在七世纪或更早以前，中国人由海路到印度去取经，经过风下之国，有时会遇到季候风的转变，阻碍了行程，而不得不在马来群岛一带作短暂停留，便就地学习梵语或汲取地方语言的知识、也就是马来语，作为将来到西域进行翻译工作时的媒介，并藉由此与当地土著进行沟通。⁷ 陈妙华 1937 年出生于中国广东，祖籍为客家揭西，

⁷ 杨贵谊，〈新马华社与马来语文近况〉，《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页 33。

在 1946 年便随着母亲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她在马来亚一共待了三年，1950 年到新加坡，并于 1953 年到南洋女中就读初中。陈氏和同时期南下来的华人一样，在来到马来亚后便开始学习当地的语言，与此不同的是，她学习马来语的动机不仅仅是和当地人交流生活，她还去了解马来民族的风气与习俗。尽管陈氏在马来亚独立之后便久居新加坡，但她一直都在默默从事着华马翻译的工作至今。

新马在 1965 年分家前，都曾爆发“五一三事件”。马来西亚的“五一三”是 1969 年在种族之间爆发的，而新加坡的“五一三”事件则是在中学生群体之间爆发。陈妙华于 1953 年正式到南洋女中就读，隔年，新加坡华校生便爆发了“五一三”事件。事件起因是英国殖民地政府要求 18 至 20 岁的青年参加“民众服务”，顾名思义是让青少年服从兵役。在这之前，马来亚受日本占领导致许多青年没能在规定年龄里完成中学学业，因此当时的华校里有着许多的超龄生。华校生们为了捍卫自己读书的权益纷纷提出反抗，向殖民政府请求免役。这场反殖民的运动为新加坡华社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就开创了新加坡人民抗英反殖运动的先河，鼓舞了人民的反殖士气，亦激发了此后人民争取民族及独立的抗争。⁸

“五一三”事件虽然最终以胜诉的结局落幕，但华校生在经历这一反殖民事件后，决定提出组织“中学生联合会”的建议。在 1955 年 10 月 6 日，中学生联接获社注册官的通知，其申请已经获得批准，“全新华文中学联合会”，简称中学联正式成立⁹。中学联的职员一共包含了九所学校的学生，分别是华侨中学、中正中学总分校、南洋女中、南华女中、育英中学、中华女中、南侨女中等¹⁰。在中学联成立的这两年间，领导层的职员都保持不变。陈妙华就读的南洋女中是中学联的一份子，虽然她在访谈中未多谈及她在中学联的历史，但据笔者的考究，她不仅曾参与中学联，她在中学联里还担任着事务部副主任的位置。中学联事件对陈氏后期的译作肯定有所影响，这段时

⁸ 叶钟铃，〈1950 年代新加坡华校学生运动史稿〉，《华人文化研究》2020 年第八卷第一期，页 112。

⁹ 中学联以培养学生心智、提升学生福利、改善学生的生活条件、通过合法途径协助青年学生解决利益问题等为成立目的，其主要活动除了成立“维护华文教育委员会”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纪念“五一三事件”。在 10 月 28 日，中学联在福建会馆召开了第一次校代表大会，出席者有各校代表两百余名，然后从代表中通过秘密投票，选出监察委员七名，候补两名；执行委员 37 名，候补 6 名，再由 37 名中选执委，选出 25 位常务委员，再从选出正副主席及其他各股委员。

¹⁰ 叶钟铃，〈1950 年代新加坡华校学生运动史稿〉，页 116。

期的经历可诠释为译者的政治意识萌芽期，以至于她的译作大多数都是和反殖民有关的马来小说。

中学联的成立未能长久地存在，为更多的华校生做出贡献，它于 1956 年 9 月 24 日便被民选政府勒令撤销注册，解散组织¹¹。同年 10 月 10 日，教育部长接见九间华文中学校长及董事，表示要严惩违犯校规的师生，并列出名单，要求学校执行命令，辞退两名教师及开除 142 名学生。¹² 陈妙华在《联合早报》的访谈上谈及她曾经亲身参与过中学联的活动，也正是因此她才会被校方开除。陈氏因亲身参与过中学联活动被政府误认为是马共的一份子，为了暂时躲避政府的追捕，她暂时在朋友家住上好几个月，也正是这个时候陈妙华开始有了接触马来文的机会。

在避难期间，陈妙华最先接触的是现当代文学和翻译文学，如巴金、鲁迅等人的名著，在朋友的引荐之下，她拿到了《刀尖下的生命》马来文原本，并在边查询字典的情况下将这本书读完。陈氏说明她最开始只是想将这本书的内容搞清楚才边查阅字典边读，后来为了学习马来文，她开始将这本书当作练习翻译成中文。在翻译完毕后，陈氏在南洋大学的一个朋友正巧在成立出版社，他帮忙将这本华文译本整合修改出版，首部由马来文翻译成华文的马来长篇小说 *Nyawa di Hujung Pedang* 由此出版。

陈妙华于 1962 年开始进入星洲日报工作，她在《星洲日报》当书记的同时还接手《马来语月刊》（*Majallah Bahasa Kebangsaan*）的编辑工作。在报馆任职期间，陈氏除了处理一些繁碎的工作外，还负责将一些马来文文件翻译成华文，结束了报馆的工作后，陈妙华也会到成教班教导夜学的马来文。在 1970 年，陈妙华开始翻译马来报和印尼报社给《星洲日报》言论版，并且专门开辟《亚细安论坛》专栏。关于社论的内容都是根据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报章社论自由选取，一般的社论文章都来自于《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每日新闻》（*Berita Harian*）或印度尼西亚的《罗盘报》（*Kompas*）、《印尼媒体报》（*Media Indonesia*）、《独立报》（*Rakyat Mederka*）等等，在主题上主要围绕在政治与社会的话题，国际时事等。陈氏在翻译社论这方面的工作并没有在退休后就结束，相反的她一直持续翻译至今。

¹¹ 中学联解散的原因在于民选政府发现中学联仍然参与政治活动，甚至会员当中有人私藏马共文件，由此证明中学联违背了成立的规定，需立即解散。

¹² 叶钟铃，〈1950 年代新加坡华校学生运动史稿〉，页 123。

上述提及了陈妙华在进入社会工作以后，一直任职于《星洲日报》，直至后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成《联合早报》，陈氏也一直担任着高级编辑的位子。除了社论文章，陈氏在进入报馆工作前便曾在报章上发表过自己的译稿，其多数为文艺作品如《马来民间故事选丛》里的〈竹棍子〉（*Tongkat Bambu*）、〈辜邦岸〉（*Koobangan*）等和《中国民间传说》（*Dongeng Tiongkok Kuno*）。在1995年，她出版了《河上风云：马来短篇小说选集》（*Di Dada Sungai Kelawang*），这本选集收录了她自1960年断断续续翻译后发表在各报刊杂志的马来短篇小说，值得一提的是，该合集并不是陈氏第一本翻译文集，而且她也并不完全置身于翻译马来文学或中国文学，早在1988年她便曾与他人一起合译出版过《这一代：马华短篇小说第一集》（*Angkatan Ini: Antologi Cerpen Mahua*）。再者，陈氏在华马文化交流上不仅仅只是着重翻译文本，她于1994年编撰了一本《马来文坛群英》（*Wajah Sastra Melayu*），整合了一些她认为较有影响力的马来作家、印尼作家及海外作家。在1997年之后，她把翻译范围扩大至印尼文学如阿立奋·C·诺尔（*Arifin C. Noer*）的《喀湃·喀湃》（*Kapai-kapai*），一部印尼长篇名剧。不仅如此，在此期间她还全权编撰《马印译名手册》（*A Handbook on Malaysian and Indonesian Names in Chinese*），该书里的翻译名词都是陈氏根据马来西亚和印尼报章的应用去翻译，在出版之后新加坡各界媒体和电视台都将其应用。陈妙华在出版诸多译作之后，对马来文的掌握程度有所提高后，她开始用马来文进行创作，其出版的作品集有《娘子军登黄山》（1996）、《岛国马来风：妙华文集》（*Arus Melayu Singapura*）（2003）及《印尼多姿彩》（2004）。除此之外，她在1999年也出版了《新华短篇小说集》（*Antologi Cerpen Xinhua*），是一部华人作家的马来文创作合集，该文集包含黄孟文、流军、白金等多位华社著名作家的马来文创作，同时也收录了她本人的三篇马来文创作。

综上所述，陈妙华在中学时期参与中学联的活动，她处于动荡的年代下思想也悄然被当下的社会所影响，因此该时期可被诠释为陈妙华政治意识的萌芽期。在报馆从事报章文论翻译的工作，在长期接触时事新闻后，她的政治意识逐渐被形塑，致使她的译作和创作大多数都与新马这块土地有关。再者，陈氏在夜校教马来文这点可看出她已经具有掌握马来文的能力，在翻译社论上她的翻译事业得以继续之外，还提高了她的翻译能力，使她对马来语的掌握程度越加成熟，在后期不只是能翻译短篇小说，还能翻译印尼剧本和马来文学作品，甚至向华社介绍马来文坛作家以及以马来文创作。

第二节：陈妙华与伊沙·卡玛里小说的渊源

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可以表达作者的情感与思想，同理一部好的译作也可以体现出译者的想法。文学的翻译等同于原作的二次创作，既然是二度创作，译者不可能不顾语法语序等字字句句将原文翻译予读者，因此翻译里的用词选章等等往往透露着译者的个人想法。陈妙华作为译者长达六十多年的生涯里共翻译了二十多篇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散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纵观陈氏的翻译作品里，可发现陈氏在 1959 年翻译《刀尖下的生命》后再无翻译长篇小说，当再次翻译长篇小说已时隔四十年，之后再翻译的马来长篇小说均来自同一位马来作者——伊沙·卡玛里。在陈妙华的译作年表里，伊沙的作品是陈氏翻译得最多的。陈妙华在 2022 年《联合早报·口述历史》的访谈上也坦言自己最欣赏的马来作家包括苏拉特曼·马尔卡桑（Suratman Markasa）以及伊沙·卡玛里。陈氏欣赏伊沙的缘由不仅仅是因为伊沙出身于土木工程系，还能写得一手好文章，更多的原因还在于伊沙的作品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而中文的翻译则是出自于她本人。本文会从陈妙华选本这一视角着重讨论伊沙作品主题与译者的翻译动机，并讨论译者尽可能要读者关注的议题。

陈妙华翻译的长篇小说里有三部都是新加坡著名的马来作家伊沙·卡玛里的作品，有《一片热土》（*Satu Bumi*）、《喇哇·白礁岛悲剧》（*Rawa Tragedi Pulau Batu Putih*）及《悲君统治》（*Duka Tuan Bertakhta*）。这三部小说是以新加坡历史和马来民族为背景写的小说，可以帮助华族更了解马来族。¹³其实不然，这三部小说紧扣新加坡殖民史和发展史外，不只是历史记忆的追溯，还探讨了宗教议题、身份认同的追寻甚至上升至马来民族的创伤书写，以下便从每一部小说的主题一一分析。《一片热土》于 1999 年被译成中文，其讲述了“我”来到回教堂旁祭拜祖母阿敏娜（Aminah）时遇上的一位掘墓人的故事，以对话书写及回忆的方式讲述“我”伊曼（Irman）的祖母阿敏娜原先是华人，中文名字叫陈秀美，在日据占领马来亚时期被一户马来家庭收养，从此皈依回教却无法抉择自己爱情的故事。《一片热土》看似讲述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小说故事背景设定在 1940 年代抗日抗英时期，背后牵涉的是殖民地时期的族群关系、

¹³ 陈妙华，“联合早报口述历史—陈妙华”，卢凌之访，8月25日2022年，<https://interactive.zaobao.com/zaobao-centennial/oral-history/chan-maw-woh.html>。

革命理想以及自我身份追寻，具备了爱情、革命与族群的丰富元素。¹⁴ 不光如此，小说中的另一条叙事线以掘墓人雅西（Yaasir）叙说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两方国土的理想与期盼，以反殖民革命里的“跨族群”来说明族群之间同心协力的可能图像，以“马来亚”这块土地为“团结”基础¹⁵。作者在小说中还用虚拟名词暗喻马来亚和新加坡，如北岛（Nusa Utara）和南岛（Nusa Selatan）这两座岛拥有悠远的历史关系，其北岛就是马来西亚，南岛则是指新加坡，并影射若北岛和南岛能够重新合并，那马来民族将会拥有更好的生活和机会。¹⁶

在《喇哇·白礁岛悲剧》里，作者讲述一群居住在新加坡与柔佛海峡之间的实里达人（Orang Seletar），通过记述原住民的生活来探讨原住民身份认同的关系，同时也让读者追回对他们的记忆。《喇哇》具有记忆铭刻的意义，在于小说以“双重边缘”视角（新加坡马来人和实里达人）叙述一个有别于官方或主流的“代替历史（记忆）”。¹⁷《悲君统治》写作于 2011 年，翻译于 2018 年，是三部小说里批判意味最为强烈的反殖小说，作者以 19 世纪史诗故事的叙述形式讲述新加坡在 18 世纪，史丹福·莱佛士（Stanford Bingley Raffles）开埠新加坡的故事。莱佛士一直被认为是新加坡的开埠功臣，在新加坡有许多路名、学院、地名等都以他的名字作为命名。然而在《悲君》里，作者以马来民族的视角揭露莱佛士作为一个恶毒的阴谋家是如何背叛马来人并在新加坡拥有长久的权利以及令人自豪的历史，并把马来酋长的形象描绘成贪婪、愚蠢、只管自己利益的人类。¹⁸这部小说可谓是推翻了莱佛士长久以来在人民心目中的神话。作者还揭露莱佛士憎恨伊斯兰教的真相，并对殖民的平民尤其是马来人狡猾而无情。¹⁹概括而言，就如《喇哇》里提到的：“历史只偏向有权利和知识的人…要是我们疏忽大意、愚蠢或只顾自己，别人就很容易利用我们。”²⁰ 伊沙的小说不只是单纯借历史创

¹⁴ 魏月萍，〈原住民和移住民：伊沙·卡玛里小说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追寻〉，《台北大学中文学报》108 年第 26 期，页 258。

¹⁵ 魏月萍，〈原住民和移住民：伊沙·卡玛里小说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追寻〉，页 261。

¹⁶ Sohaimi Abdul Aziz, “The Secession of Singapore from Malaysia: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Novel Satu Bumi”, Malay Literature Vol 27, No.01 (2014):60.

¹⁷ 魏月萍，〈原住民和移住民：伊沙·卡玛里小说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追寻〉，页 271。

¹⁸ Harry Aveling, “1819:Isa Kamari on the Foundation of Singapore”, Asiatic Vol.8, No.2 (December 2014): 101.

¹⁹ Isa Kamari, “The Vision and Creative Process of The Writer in Retelling The Singapore Stories”, Malay Literature Vol 27, No.01 (2014):83

²⁰ 伊沙·卡玛里著，陈妙华译，《喇哇·白礁岛悲剧》（新加坡：水木作坊出版社，2016），页 181。

作，它批判殖民者，再现新加坡重要的历史事件外，还为新加坡历史书写提供新的视角。

回顾伊沙这三部小说的特点可发现他们的共性有：（一）主题皆围绕新加坡的发展史、（二）使用真实的事件、日期、地点作为故事的背景、（三）故事角色都涉及多种族，探讨马来人身份认同与地位、（四）从马来民族的视角为中心创作。从以上特点来看，笔者倾向于认为陈妙华翻译该小说的动机在于译者自身产生的国族认同。国族认同是由一个国家创造出来的一种群体意识，国族认同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意识不是在国家形成之前产生的，而是国家形成之后营造出来的意识。²¹ 结合陈妙华的生平经历，其翻译这些小说的时间都在新马独立之后，无形中形成了国族认同并为马来人发声。就上述而言，陈氏的翻译不仅是促进两族文化的交流，在她的观念里小说呈现的内容是这片土地所发生过的历史，她认为作为这片土地的人民不论种族都应当对这片土地的过去有所了解。

陈妙华在她的翻译事业上获得不少的奖项，她除了是“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永久会员外，还曾获得“文学贡献奖”、“文学之友奖”等。她的翻译活动一向来都是双向进行的，即将马来小说译成中文，也将本土华文散文译成马来文。值得一提的是，她的翻译思想皆可被华马两族人认可，如陈妙华在翻译 *Kapai-kapai* 这部印尼名剧时，经过深思熟虑，深入了解剧本的主题思想，最终将其译为《挣扎》。郭宝昆²²在该书序言对该剧的中文翻译评价道，这部小说在叙述性结构和学习应用象征还是相当有意义的，说明了陈妙华在处理戏剧翻译上保留了戏剧形式的特色，还适当地将原作者所应用地象征完美地表达予读者。再者，莫哈末·拉曼（Mohd Raman Daud）在《新华短篇小说集》序言也对陈妙华的翻译做出一番评价，“她的翻译固然保留华人文化的元素，但又不降低每篇小说的阅读乐趣。”²³ 由此可见，陈妙华的翻译相等于在原作和读者之间搭建桥梁，在传达原作的精神和主题的同时，能保持华人的文化特色，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通过她的文字产生共鸣。综上，她的翻译并不是只停留在表层，单

²¹ 张永红、刘德一，〈试论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中国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二期，页6。

²² 新加坡戏剧家，著名舞台剧导演。他在《喀湃·喀湃》译成中后帮忙修订成舞台剧本。

²³ Chan Meow Wah, *Antologi Cerpen Xinhua*, (Singapore: Majlis Pusat Pertubuhan-pertubuhan Melayu, 1999), 11.

纯将语言进行转换，而是准确地将原作思想传达予读者，这正是她在华马小说翻译的贡献之一。

第三节：从陈妙华创作与译作看译者身份认同

伊沙的身份辩证与他自身的小说创作紧密相关，因此身份认同问题成为他多数小说的主调。伊沙创作《热土》的动机在于她的女儿被怀疑是华人而非马来人，而伊沙本人拥有着马来人和爪哇人的血统。混血统的身份使伊沙小说多聚焦于身份认同问题、反思马来人在新加坡的地位及关注边缘群体，如《热土》里主人公的祖母阿敏娜是个皈依回教的华人，却在故事的最后惨死于华人手中。再如，《热土》小说里穿插了一段对于《喇哇》原住民身份的思考：

看着实里达小孩在海边拾蚌，雅西不禁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悲哀。他觉得他们应该得到保护。他心中产生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他们究竟是哪一国公民？他们是在哪个政府管辖下？雅西不知道。他被这些疑问弄得很烦躁。不过肯定的是，他们是这块国土的原住民！²⁴

伊沙无非是将自身面对的身份问题投射到他的小说中，透过文学让读者关注边缘群体，同时也让其他民族的人反思新加坡马来民族的忧患意识。有趣的是，回到译者陈妙华身上，笔者发现陈妙华的个人身世也存在着身份认同的问题。陈妙华自小从中国南下来，期间她待在马来亚并熟练地掌握马来语，新马分家后，她便一直居住新加坡至今，那她应该属于什么国家的人？是属于出生地的中国人？是马来西亚人？还是新加坡人？

陈妙华在 10 岁那年南下生活后，就未曾返回中国居住。在来到马来亚期间，她在中学时期参与了反殖民的学生运动，经历了英殖民政府统治下的马来亚，后又见证马

²⁴ 伊沙·卡玛里著，陈妙华译，《喇哇 白礁岛悲剧》，页 23。

来西亚独立的历史变迁。正是在这时代的悸动她逐渐融入本地社会，学习马来文的同时也接触马来文化，并积极帮助更多华人子弟掌握马来语。新马分家之后，陈妙华并没有因此转向推崇英语，而是继续在华马文化的领域尽心尽责，坚持翻译华马小说。结合她的生平、教育环境、政治社会环境来看，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她自身不存在着中国认同。再者，笔者的看法是陈妙华在见证马来亚独立的过程中，不仅产生国族认同，同时也构建了她的新马认同。这一点可以从她的所翻译的作品皆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作品看出。尽管陈妙华在新加坡生活的时间长于她在马来西亚，但笔者确信，她的认同中并未特意将新马区分开来。对此，可以从她收录于《新华短篇小说集》里的〈学习国语〉（*Mempelajari Bahasa Kebangsaan*）得出，这篇散文作于1961年，也是她第一篇马来文创作，主要叙述她在60年代学习马来语的心得。该散文当中就提到了：

我知道我们国家，马来亚联邦和新加坡的独立已经实现了。……这个任务对于每个公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将马来文学抄写成中文，或将华文作家的作品译成马来文，也是建立国家的努力之一。于是我接受了万（Wan）的建议，立志成为一名对国家有用的译者。²⁵

（笔者自译）

在文章中，她写到将马来文学译成华文或将中国文学译成马来文都是建立国家的努力之一，也因此她才会想成为对国土有贡献的译者。从第一句的“negara kita”，承接下一句的“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dan Singapura”都可以看出她的文字并没有指定“我们国家”为马来西亚或新加坡，反之是一并论之。这就表明陈妙华具有强烈的新马文化认同，就她的译作和创作而言，都充斥着她对新马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²⁵ 原文：Aku tahu bahawa kemerdekaan dan kedaulatan negara kita,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dan Singapura itu, telah tercapai.…… Tugas ini sangat berat bagi setiap warga negara. Menyalin hasil-hasil karya Melayu ke dalam Tionghua atau mengalih ke Bahasa Melayu hasil-hasil ciptaan pengarang-pengarang Tionghua ini, termasuk juga salah satu usaha yang penting antara usaha-usaha membina negara. Sebab itu aku pun menerima cadangan Wan, menetapkan hati hendak menjadi salah seorang penterjemah yang berguna kepada tanah air. 译自 Chan Meow Wah, *Antologi Cerpen Xinhua*, 183.

第三章：编辑角色：陈妙华编辑下的《马来语月刊》

《马来语月刊》（*Majallah Bahasa Kebangsaan*）是一份在 60 年代出现的双语刊物。它创刊于 1960 年，并在 1970 年 4 月宣布停刊。事实上，《马来语月刊》并不是唯一一份双语刊物，当时还有中国报出版的《国语周刊》（*Mingguan Bahasa Kebangsaan*）以及上海书局的《国语月刊》（*Bulanan Bahasa Kebangsaan*），但是该月刊在市面上存活共十一年之久，这项记录可说是打破了本地华人双语刊物的出版史²⁶。《马来语月刊》是由马来文化促进机构（*Pengusaha Perkembangan Persuratan Melayu*）出版，此机构是隶属于星洲世界书局²⁷。这是一份有着明确马来亚国族理念的双语刊物，以华语读者为服务对象，其目的是要促进华人、马来人等族群团结，创造一个以国语为主的沟通共同体。²⁸ 在月刊的创刊号首页有一篇“发刊词”（*Kata Pengantar*）写道：

本刊同人忝为国民一份子，对提倡学习国语运动自认应负起一部分责任，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乃决定出版《马来语月刊》，以适应这大时代的要求，其实，我们的宗旨不只是一要帮助我国华族同胞的学习国语，我们另有的雄图野心，是盼望能藉此菲薄的刊物完成促进我国马来民族与华族的文化交流与互相认识的任务。²⁹

从上文可见，月刊编辑再次阐明自己创刊的目的，并将宏愿放到华马文化交流上，势必要通过文字拉近两个民族之间的距离。相较于其他的刊物，《马来语月刊》来得更有研究价值的原因在其创刊于鲁白野，后期转接给陈妙华从第 20 期接手编撰 8 年并且持续出刊了 10 年，而其他刊物只出刊了几年就停刊了。综上，本文会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推测陈妙华接手《马来语月刊》编撰的原因，并通过刊物内容试着分析陈妙华编

²⁶ 吴小保，《思想末罗游：华马文史散论》，页 135。

²⁷ 吴小保，《思想末罗游：华马文史散论》，页 136。

²⁸ 吴小保，《思想末罗游：华马文史散论》，页 136。

²⁹ Abdullah Hussain、鲁白野编，《马来语月刊》第一期，页 3。

辑月刊的理念以及她如何将自身思想融入到月刊的编撰中。由于《马来语月刊》的总期数有 110 期，在这十年当中又更换了三位不同的编者接手，因此本文只会挑选部分期数作为讨论对象，试着比较陈妙华接手后的月刊与前者编辑的不同。

一个国家独立的前提得是将民族统一，不同民族的人即便掌握各自的语言也必须只服从单流语言为国语，而最好的方式便是通过书籍和刊物，让思想通过文字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因此，马来西亚在 1957 年独立后，新马两家还未分家前，国家掀起了学习马来文的热潮。然而，学习马来文的热潮并不是突然猛现的，这时期学习马来语文的风气实际上发轫于南大校园，并在南大发展壮大³⁰。当时南大开始出版马来文版《大学论坛报》（*Mimbar Universiti*），这是一份刊载校讯、马华文学巫译作品、创作、马来文学和文化艺术评论以及讨论马来文教育的不定期刊物。³¹《马来语月刊》中的“社论”和“论文选译”里的部分供稿都是来自南大的学生，杂志中的一些栏目，如“Jawapan Pak Sulit”（一个解答读者疑难的栏目）、“Dari Meja Pengarang”（类似社论功能的栏位，针砭国内语言课题），杨贵谊都有参与³²。就笔者的看法，《马来语月刊》和《大学论坛报》创始时间只相隔前后一两年，因此在内容上似乎都承接了论坛报的理念，并进一步将其内容变得更丰富多元。月刊的目标读者主要是马来语初学者，所以编辑分别从语言和文学的方面开始着手。关于《马来语月刊》的语文内容有“语文讲座”（Hal ehwal Bahasa kita）、“马来谚语”（Bidalan）、“会话”（Latehan Tutor-kata）、“新名词”（Istilah2 Baharu）等。至于文学的版页则有“马来新文艺介绍”（Kesusasteraan Baharu）、“新诗介绍”（Sajak-sajak）、“西洋名诗选”（Sajak2 barat）等等。从整体来看，在陈妙华接手前，《马来语月刊》的内容框架就已经相当成熟，内容上皆符合创刊词里申明的理念。《马来语月刊》并不是陈妙华第一本编辑的杂志，同期她曾编过《证券月刊》以及一些儿童书籍，这就解释了陈氏最初接手月刊编撰工作时，月刊不仅没有暂时停刊，反而内容比前 20 期来得更多样。笔者也认为陈氏之所以答应接手编辑不只是因为她与南大的学生有一定的交情，更可能

³⁰ 庄华兴，〈南大学人与马来语文发展：廖裕芳和杨贵谊的贡献〉，《南洋大学史论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4），页 240。

³¹ 庄华兴，〈南大学人与马来语文发展：廖裕芳和杨贵谊的贡献〉，《南洋大学史论集》，页 240。

³² 吴小保，〈马来西亚社国语运动中的“马来语文斗士”——以《马来语月刊》为个案〉，页 103。

是因为该月刊的创办宗旨及目的和陈氏自身的理念和认同相像，即以新马为认同，让华人和马来人能够相互认识，推动着族群之间的团结。

第一节：《马来语月刊》的创作与翻译栏目

如前所述，陈妙华在接手后为月刊增添了更多的内容，这些内容更像是编辑部和读者的一种互动，如第 20 期编辑部刊登了一则翻译比赛（Sayembara Menterjemah），附上一篇题为“*Gandum Di-Sangka Emas*”的短文并要求读者们翻译成中文。编辑部将会选出三篇优秀作品赠予书券并将作品刊登于月刊。在第 22 期上的“翻译比赛入选译文”栏目刊登三篇入选的译文，还留下了一段评论：

虽然投来的稿件华文水准不是很高，但从其对国语（马来语）的理解看来，则可以觉察出译者对国语的学习确实下了一番功夫。³³

更令人欣慰的是大家的学习热情都很高，许多译者都特别声明，说他们是初次投稿，不是来参加竞赛，而是要我们批改后寄回。我们很乐意这样做。但因时间和人力有限，很抱歉目前我们无法做到。³⁴

从以上评论可看出，该翻译比赛在读者圈的反应相当热烈，许多的参与者声称希望能够收到编辑部的批改，可见当时的读者将这场比赛当成是一种学习马来语的平台，以此更好地掌握双语翻译的技巧。

此外，除了翻译比赛，编辑还在第 27 期的“开辟启示”（*Sa-dapat2nya*）说道：

³³ Abdullah Hussain、鲁白野编，《马来语月刊》第 22 期，页 15。

³⁴ Abdullah Hussain、鲁白野编，《马来语月刊》第 22 期，页 15。

…不过单独偏重於华文翻译未必就能提高马来语文的水准，所以为了进一步培养华族青年的马来语文写作能力，本刊决定自 27 期，每期辟出两版作为习作栏 “Sadapatnya”，并请当地知名马来语文学者批改，欢迎交友们踊跃投稿。³⁵

基于翻译比赛的热烈反响，编辑部决定为华人读者开辟习作栏，在编辑月刊的同时一边批改读者们的稿件。从 28 期开始，该专栏刊登的文章都是读者投稿的马来文创作，语言上只有初级国文的程度，在主题上则是偏向随心的散文如 “Sadikit2 Lama2 Jadi Bukit” 或 “Apa-kah Ertinya Kehidupan Bagi-mu? ”。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编辑再次声明希望读者投稿的文章尽可能地短小精干，刊登前他们将会再斟酌修改。综上，陈妙华在接手《马来语月刊》短短几个月便为月刊带来不一样的改变，即通过比赛、征文等活动和读者们沟通，让读者不仅有参与感，还能通过以上活动学到更专业的马来文。

不仅如此，据陈妙华的回忆，她每次编好稿后就送到世界书局，再由书局负责人寄去香港排字排版，因此月刊似乎没有设立固定的编辑室，而是由书局委托给一个以兼职的方式负责编务的人全权处理。³⁶ 因此，《马来语月刊》可能因编辑部人手不足的关系，在 20 期开始公开征稿：

本刊恳切地欢迎各地读者能热烈投稿，稿件之有关范围如下：

有关国语之一般论述、简易国语读物、有关马来民族风俗习惯的介绍、具有促进与提高国语学习的漫画与木刻等、有关国语书籍与作家介绍与评论的短文。³⁷

在第 63 期的《马来语月刊》再次对征稿重新列了新的要求：

³⁵ Abdullah Hussain、鲁白野编，《马来语月刊》第 26 期，页 42。

³⁶ 吴小保，〈国语运动与马来亚想象——鲁白野的语言意识形态〉，《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14 年第 17 期，页 113。

³⁷ Abdullah Hussain、鲁白野编，《马来语月刊》第 20 期，页 42。

为了丰富本刊内容及满足读者各方面的需要，我们恳切地向文友们征求下列各类文稿：

新诗、班顿及沙益尔等、笑话、短篇散文以及简短的讽刺性文章、语文专题讨论，人物介绍及现有各版所采用的类属文章、各地语文活动报道。³⁸

概括来说，编辑部提高了稿件的专业性，从最开始要求简单易懂的国文读物，到 63 期不再笼统要求简单的马来文章而是将马来文学里的诗、班顿、散文逐一区分。不仅如此，编辑部还要求文章的内容要有语文专题的讨论和语文活动报道。由此可以看出，在陈妙华的接手下，《马来语月刊》内容的质量标准有所提升，视角不再局限于编辑部而是给予读者自己提供更多专业的作品。此外，征稿要求的提高也意味着投稿者必须具备更高的专业知识和写作能力，从这一点又可观察出，当时的华人对马来文的掌握已经日益娴熟。值得一提的是，30 期之后的《马来语月刊》曾经表明过他们会优先考虑外稿并鼓励读者投稿，这不是纯粹让刊物变得更加多元而设，笔者认为使用外稿能够保持编辑的客观性尤其是在语文专题讨论和讽刺性文章上，编辑部无疑是通过稿件的方式把读者的想法表达出来。

第二节：《马来语月刊》的语言与文化栏目

在陈妙华的编辑之下，《马来语月刊》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即关于马来文学、马来文化、马来作家等的栏目有逐渐增多。举例，第 20 期有“马来风俗习惯简介”（Adat Istiadat Melayu）介绍马来古人的诫训，第 22 期有“马来人的名字”（Nama Orang Melayu）介绍马来人常见名的用意和宗教意思，第 45 期有“风俗与典故”新马两地的历史和习俗。此外，月刊还会适当科普语文知识，如第 24 期有“马来书报上常见的一些外来语”（Kata2 dalam persuratan Melayu yang di-ambil dari Bahasa asing）。

³⁸ Abdullah Hussain、鲁白野编，《马来语月刊》第 63 期，页 42。

在推广马来文学方面，编辑部也设立“书籍介绍”（Buku Yang Patut Dibacha）专栏，专门介绍马来书籍，包括国语字典、马来作者和经典著作的简介，如《初级国语读本——马来语读本文法合编》和 A. Samad Said 的 *Salina* 等等。不仅，“马来诗人简介”（Ringkasan Riwayat Pengyajak2 Melayu）也以双语的方式介绍马来文坛重要的作家，当中就包括东革华兰（Tongkat Warrant）、阿明（A.S.Amin）、沙末·赛益（A. Samad Said）等等。

需特别指出的是，《马来语月刊》在第 21 期“马来文选精读”的栏目上附有一些普通的翻译练习，最初配有中文翻译成马来文的练习，但第 21 期开始这些练习当中就包含了一些新马两地的基本常识。例如，将马来西亚国歌“Lagu Kebangsaan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的歌词翻译成中文，再如一些关于马来西亚的常识题：“Siapa-kah Perdana Menterinya yang pertama?” 或 “Di-mana-kah letak-nya Kuala Lumpur?” 等。这些题目除了加强语言与社会的关联外，更重要的是让读者通过题目里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常识加深对国家的了解，同时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综上，据笔者的观察有关马来文学的栏目是在 20 期之后才开始逐渐增多，这或许和陈妙华自身的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陈妙华自身就是倾向新马文化认同，她将自身的信念投到月刊的编辑中，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文字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和发展。陈氏对马来文学有一定的热爱，翻译文学也一直是她热爱的事情，所以在她接手编辑后，月刊的翻译版页不仅增多还变得更具专业性，内容也从寓言故事渐渐变成社论性的文章。事实上，《马来语月刊》30 期往后的期数也持续刊登许多新闻和评论性文章，之所以不谈论是因为该专栏的文章都并非陈妙华所写，大多数由自由撰稿人编写或转载其他报刊的文章，笔者认为这并不能体现陈妙华的个人思想，不适合在此加以叙述。文学往往和政治密不可分，但陈妙华接手后的《马来语月刊》并不是一本一味传播马来文，宣扬马来民族主义的杂志，就本文而言，它已经脱离政治宣传的用意，转型成为一个文学与文化兼具的语言刊物。之所以得此结论是因为陈妙华在编辑的时候不只是将语言仅限于马来文和华文，她多少有关注印度尼西亚文，所以在的经手下也有“印尼诗选”（Sajak2 Indonesia）以及开辟了语文专题讨论甚至翻译各地语文活动报道的文章。

虽然在 60 至 70 年代的报章文论未能找获关于《马来语月刊》当时影响力的直接记载，但从月刊所刊登的读者来信可以看出月刊自创刊以来累积了固定的读者群体，而这些读者通过月刊自学马来文，从上可看出月刊确实在当时推动了华社学习马来文的进程。就如陈祖明（Ding Choo Ming）在他的文章里说道他也曾是该月刊的忠实读者，陈妙华不只是他的导师，同时也是许多其他学生在当时学习马来语的导师³⁹。由此可见，陈氏编辑的《马来语月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她不仅充当起华人的马来语教师，还为华人提供接触和学习马来语的机会，其编辑策略尤为成功。在莫哈末·艾里夫（Muhammad Ariff Ahmad）的回忆录里也谈到他与陈妙华，杨贵谊等人的交情，并说道：“马来亚和新加坡以马来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学习氛围着实令人自豪，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国和新加坡的老一辈非马来裔仍然会说马来语的原因。”⁴⁰这段话无疑肯定陈妙华与其他华马文化工作者在教导华社学习马来语上的努力，进一步证实陈氏在推动华马文化上的付出也是马来文化工作者有目共睹的。最后，陈妙华是《马来语月刊》任期最长的编辑，她做出的贡献无疑超越之前的编辑，从后续月刊的栏目中可以看出，陈氏不只是将自己的思想充分融入于月刊的内容，还主动了解马来习俗文化，并将其引入华社，她在推动华社学习马来文方面的功绩不容忽视。

³⁹ Ding Choo Ming, “Chan Maw Woh Yang Saya Kenal”, Academia.edu, https://www.academia.edu/83064380/Chan_Maw_Woh_yang_saya_kenal.

⁴⁰ Mohd Raman Daud, *Cikgu Ariff yang kukenal*, (Singapore:Institut Pendidikan Nasional,2020), 44.

第四章：结语

本文主要以倒推法的方式以马华文学翻译为结果，追溯回翻译华马小说的第一人陈妙华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并探讨了陈妙华的翻译事业以及她在华马文化交流上所作出的贡献。通过研究译者的生平经历可得知陈妙华因中学联事件才萌生了政治意识，在避难期间开始接触并自学习马来语。为了能更好的掌握马来语的运用，陈妙华自行翻译马来文小说《刀尖下的生命》，在这本小说成功出版后，她由此踏上了译者的道路，翻译各种文学和社论文章的同时，她也会用马来文进行创作。不仅如此，陈氏还编撰一些有关马来地名和马来作家的书籍如《马印译名手册》及《马来文坛群英》。由此可见，陈妙华在华马交流的方面不只是负责翻译，她还涉及编辑书籍，尝试通过文字和书籍让华人读者认识马来文化。

在梳理陈妙华译作年表时，笔者也发现伊沙·卡玛里的小说在陈氏的译著年表中占最多，加之陈氏曾经在《联合早报》的访谈上谈及伊沙是他最欣赏的近代马来作家，因此本文也特此针对这点探析了陈氏与伊沙小说的渊源。纵观了陈妙华所翻译的伊沙小说，可总结出这些小说背景被围绕新加坡的历史且故事从马来民族的角度展开叙述并探讨新加坡马来人的身份认同。对此，本文认为陈氏的翻译动机在于她个人形成的国族认同，通过翻译小说不只是让读者对新加坡这片土地有更深入的认识，而且还促进了跨文化的理解，让更多人注意到马来民族与边缘群体。总体来看，就翻译文学而言，陈妙华不是单向地向华族介绍马来文化，某种程度上她还借小说的翻译为新加坡马来民族发声，让更多读者意识到马来民族自身也正面对的边缘化问题。她在这两个民族间相互传播对方的文化，增进两族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打破了华人与马来人的刻板印象和隔阂，更增加两族间的集体认同感。

除了翻译，陈妙华也是《马来语月刊》的主要编辑，她担任该月刊的编辑有八年之久，在这期间她持续努力，为刊物的发展和内容质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马来语月刊》因鲁白野的突然病逝进入了一段失衡期，这期间月刊还一度变成了双月刊，但在陈妙华的接手下，月刊不仅在短时期内恢复如初，在内容上更是变得多样化。从刊

物的内容上可以看出，陈妙华编辑的月刊承接鲁白野理念的同时，还加入自身的构想，如举办翻译比赛、刊登习作栏鼓励华人读者使用马来文创作、公开征稿让《马来语月刊》成为一个学习马来语的平台等等。在她的编辑之下，月刊也设有关于马来西亚的常识题，让读者对国家的发展有所了解之外，还增强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

综上是本文对陈妙华在翻译与月刊编辑上如何促进华马文化之间的交流的总结。事实上，陈妙华不是只在这两方面有所成就，她在词典编撰上也有一定的参与，只是她在这方面的贡献没有被清楚地记载，因此要想考据会存在一定的难度。通过研究陈妙华的生平与翻译贡献，笔者发现学术界鲜少有人以陈妙华或其翻译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陈妙华在华马交流上的贡献虽然相较其他人略显微薄，但这并不能成为研究者忽略的理由。正如庄华兴在〈南大学人与马来语文发展〉里所言：“…翻译对促进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作用固然无可厚非，然而更实际的是翻译本身对客体诠释的掌握与运作…”⁴¹，在研究译者背景后发现，陈妙华在自学马来语的条件下，依然能够将马来语文精准地翻译成中文，这种能力尤为难得，特别是她还能用马来语进行创作，更是值得认可的，这背后的译作和创作思想，还是具备深入探讨的价值。对此，笔者认为陈妙华至今鲜少被人研究的原因或许是因为陈妙华的创作大多数为文艺作品，主题内容上也偏向现实生活，其政治目的没有杨贵谊、廖裕芳等人来得强烈，这就使得陈妙华在众多华马文化工作者里缺乏关注的焦点。虽然陈妙华同其他人曾在《语文月刊》发表过文章，但文章的主题皆是偏向文艺作品，不似其他带有批判性的文章来得引人注目。最后，尽管陈妙华在文坛上并无太多丰功伟绩，然而她将自身理念投入到译作和刊物里，并默默推行着华马文化交流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

⁴¹ 庄华兴，〈南大学人与马来语文发展：廖裕芳和杨贵谊的贡献〉，《南洋大学史论集》，页 248。

参考文献

专书

1. 吴小保,《思想末罗游: 华马文史散论》, 雪兰莪: 文运企业, 2021。
2. 庄华兴、张锦忠主编,《夜行: 台马小说选译》, 台湾: 国立台湾文学馆, 2017。
3. Chan Meow Wah, *Antologi Cerpen Xinhua*, Singapore: Majlis Pusat Pertubuhan-pertubuhan Melayu,1999.
4. Mohd Raman Daud, *Cikgu Ariff yang kukenal*, Singapore:Institut Pendidikan Nasional,2020.

专章

1. 黄丽丽,〈未竟之业——华、马翻译文学的发展与成果〉,《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 页 465-470。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2. 吴小保,〈国语运动与马来亚想象——鲁白野的语言意识形态〉,《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14 年第 17 期, 页 101-124。
3. 吴小保,〈马来西亚华社国语运动中的“马来语斗士”——以《马来语月刊》为个案〉,《马来亚大学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2018 年第一期, 页 93-111。
4. 杨贵谊,〈新马华社与马来语文近况〉,《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 页 33-47。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
5. 庄华兴,〈南大学人与马来语文发展: 廖裕芳和杨贵谊的贡献〉,《南洋大学史论集》, 页 239-268。吉隆坡: 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 2004。

译著

1. 伊沙·卡玛里著, 陈妙华译,《喇哇 白礁岛悲剧》, 新加坡: 水木作坊出版社, 2016。

期刊

1. 魏月萍,〈原住民和移住民: 伊沙·卡玛里小说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追寻〉,《台北大学中文学报》108 年第 26 期, 页 245-280。

2. 叶钟铃, 〈1950年代新加坡华校学生运动史稿〉, 《华人文化研究》2020年第八卷第一期, 页105-136。
3. 张永红、刘德一, 〈试论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 《中国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二期, 页5-9。
4. Harry Aveling, “1819:Isa Kamari on the Foundation of Singapore”, Asiatic Vol.8,No.2 (December 2014):88-109
5. Sohaimi Abdul Aziz, “The Secession of Singapore from Malaysia: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Novel Satu Bumi”, Malay Literature Vol 27, No.01 (2014):53-71
6. Isa Kamari, “The Vision and Creative Process of The Writer in Retelling The Singapore Stories”, Malay Literature Vol 27, No.01 (2014):72-85

杂志

1. Abdullah Hussain、鲁白野编, 《马来语月刊》第1期, 吉隆坡: 马来文化促进机构, 1960。
2. Abdullah Hussain、Ting Noh 编, 《马来语月刊》第20期, 吉隆坡: 马来文化促进机构, 1980。
3. Abdullah Hussain、Ting Noh 编, 《马来语月刊》第22期, 吉隆坡: 马来文化促进机构, 1980。
4. Abdullah Hussain、Ting Noh 编, 《马来语月刊》第26期, 吉隆坡: 马来文化促进机构, 1980。
5. Abdullah Hussain、Ting Noh 编, 《马来语月刊》第63期, 吉隆坡: 马来文化促进机构, 1980。

新闻与杂志文章

1. Ding Choo Ming, “Chan Maw Woh Yang Saya Kenal”, Academia.edu, https://www.academia.edu/83064380/Chan_Maw_Woh_yang_saya_kenal.

访谈

1. 陈妙华, “联合早报口述历史—陈妙华”, 卢凌之访, 8月25日2022年, <https://interactive.zaobao.com/zaobao-centennial/oral-history/chan-maw-woh.html>。